文章发表后的教师节，我收获了什么？

詹 丹

读者·作者·编者

教师节前夕，我在“夜光杯”发表《形诸心意的文字》一文，谈以往过生日或教师节，常被学生情真意切的祝福文字所感动，但也因有些学生送来礼物而深感不安。文章发表后，虽不能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周边同事、学生乃至亲友的反应还是纷繁复杂的。

首先就有同事开着玩笑好奇打听，我到底收到过学生什么礼物？贵重到什么程度？到底是退回了还是交组织了？也有同办公室同事打着哈哈说，以后给你周边挂上帘子，送礼的进来，把帘子拉起，免得我们看着眼红。而我的导师则认真为我出主意，说，坚持拒收厚重的礼物，是免除不安的最好办法。言下之意，我还是拉不下脸皮，拒绝得不够彻底。也有一位学生发来短信，颇为失落地问：难道上次送您那么好吃的蛋糕，您就扔了吗？更有不止一位学生说：老师老师，您这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教师节，给我们打预防针吧？

也有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发来短信说：“看了文章开始反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我们就习惯于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这份礼物是否珍贵，生怕礼物太便宜，让收礼的人感觉不到情意，却忘了很有可能这礼物会为难他们。现在想想，相较于礼物，如果是我，我好像也更喜欢收到一份亲手写的卡片。”不过她最后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老师以后假若您收到贵重的礼物也不要觉得有负担，因为老师您完全值得我们这样珍贵您。”

最为意外的，是一位学生居然发短信表示汗颜，说从读大学开始选我课，到后来读研，那么多年了，居然没一次想到要给我送礼。我看了心一紧。好在她马上说自己一贯散淡，希望老师不必介意。以她对自己汗颜的释然，也让我多少有点放心，不然我这文章岂不是起了反作用？

然后，教师节终于在阳光灿烂中走来了，对我而言，天空似乎还有一朵悬疑之云，因为我不知道，我用文章劝诫学生是否奏效。

这天一早，就有几位学生发我微信，写长了的，大多是把与我认识的过程很温馨地回忆了一遍：我给他们的最初感觉，他们在上课时渐渐从我这里受到的启发和感染，他们的兴奋以及他们过后的想法。比如：

“课上詹老师念到好的作业，里面有我，我很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你，就会很开心。”

“真想回到您给我们上课的课堂，怀念以前的日子。”等等。

他们微信的开头，有些从我的那篇文章导入：“詹老师：既已收到您的叮咛，那便把教师节的心意形诸文字了。”有些则以我的文章大意来收尾：“我的这些小念想，算得上礼物吗？”

也有当天很晚才发的：

“詹老师：应该早一点给您送去教师节的祝福，奈何忙到现在才停下来。本来今天还想让我的学生来发，就写：祝我们老师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可是又忙得忘记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有满满的幸福感。

第二天，在国外任教的姐姐发微信问：昨天没学生来送礼了吧？是不是今年教师节过得有些寂寞？

我回复一个笑脸，说：我把他们发来的文字转你看看。

读印札记

水部冷官

陈茗屋

白露过了，早晚已有凉意，可黄牧甫热却继续升温。一册又一册印刷精良的黄牧甫印谱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快朵颐。

约二十年前，虽然也出版了几种黄牧甫的印谱，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差强人意而已。而且几乎所有的印谱都是根据同一部印谱翻印的，甚至是翻印再翻印。那部印谱叫《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上下二集，共四册，是黄牧甫的哲嗣黄少牧编辑的。一九三五年由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出版。那时，珂罗版（照相）印刷已相当成熟，但这部印谱是石印的。印面均为黄牧甫手抑，边拓也是黄氏亲为。惜不是用我们现在都用的水墨拓，而是用墨蜡擦拓的，因此效果欠佳。以现在的标准看，当然存在历史的遗憾。

听说黄少牧把其父留下的零星印蜕粘贴编次后，下集的稿本交给住在上海的侄儿黄云阁保存。四十年前，因高式熊丈的绍介，我还去拜访过他。上集的稿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钱君匋老师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线装曲谱库房中见到过。无头无尾，又有多处圆珠笔划痕。

黄少牧编余的印蜕，有一大包，用旧报纸包裹着。既有印谱中重复者，也有不少陌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探访黄氏故乡时，曾在牧甫公的外孙叶玉宽先生处拜读过。叶氏既是黄牧甫幼女黄慰璋之子，也是黄牧甫幼子黄小牧的女婿。一九九〇年，叶氏把这包资料交给安徽美术出版社，印成《黄牧甫印集》。此书的前言中把叶氏称为黄牧甫的“外甥”，后来再印刷时也始终没有改正。

说句老实话，黄牧甫的印作实在是很娇嫩的。钤盖不到位，印刷次一点……简直不忍卒睹。他的印作的“鲜头”很微妙。纸张粗一点，印泥不上档，钤盖轻重失宜，效果就很难出来。所以，阅读上好的原钤本，每个印人梦寐以求。退而求其次，据佳钤本印刷精良的出版物也给了读者大大的满足。最近出版的好几种黄牧甫印谱都很不错。

这里的“水部冷官”是选自上佳原钤本的。一九二六年丙寅，湖南书法家谭泽闿在广州收得黄牧甫印廿四方，兴致勃勃地用漳州上佳印泥钤拓分贻友好。谭氏有盛名，我小时候，上海还有许多他写的店招。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写颜体的书家，钤印水平一流，神韵毕现。

这方印章的佳妙之处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厚。其实，这一个字，在黄牧甫的创作生涯中贯穿始终。不论是他学习吴让之的年轻时代，还是撷钟鼎文字的成熟阶段，线条是饱满的，立体的，厚实的。这方印章是黄氏四十五岁时的作品，用赵之谦分朱布白善于留红的手段上追汉代官印。堂皇，大方，厚厚实实。

黄氏拟古的手法与吴昌硕的破残法不同。昌硕公善于用斑斑驳驳的面目表达古朴气息。牧甫公不敲不破，纯以文字的跌宕和线条的厚度揭示古印的本来面目。牧甫公的作品多方形文字，处理不当，极易板滞。日本印人不大喜欢黄牧甫。难怪他们，因为黄氏的印作比较深，没有相当的视觉高度，看不明白。至于线条的厚度，那是圈内高人的话题，我还没有碰到过可以深谈的彼邦印人。

“水部冷官”，厚极。有好几位年轻的学习者，读到这方原钤印，沉思良久，还借去参悟。大概可以说，看到了“厚”，都能得到营养。

“水部冷官”是闲章。“水部”，汉魏时有之，掌航政和水利。明清时有“都水司”，掌关于水道之政令。虽然没了“水部”，习惯上把“工部”也称为“水部”。看来，这位委刻者是工部的闲职官员，不甘寂寞，颇多牢骚。

此印有上款，“次韶水部嘱”，次韶是谁，我尚未考出。那一年，黄牧甫为谭崇徽刻过多印，也为谭氏刻过“诗人削作水曹郎”。次韶有可能即是谭崇徽。

黄牧甫的厚度，是我们学习黄印的关键。其实，一切成功的篆刻作品，都不会是孱弱单薄的。且看陈巨来丈的元朱文。布字完美姑且不论，仅就线条而言，饱满，立体，厚实，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是也。

怎样才能刻得厚，这是印人要研究的一个课题。也许要研究一辈子。学习任何东西，欲得精髓，都是最难的。环顾宇内，现在学习黄牧甫和巨来宗丈的是二大宗，在“厚”字上下工夫的，往往成绩斐然。反之，就不好说了。

而且，追本溯源，更应在篆书上努力。要学好黄牧甫，在钟鼎文字上是必须下大工夫的。区区的钟鼎文字不够理想，妨碍了篆刻的进步。愿志于学习牧甫公的，以我为鉴，大家一起努力。

近得廿八字，供大家笑笑，不敢“余事作诗人”——贞珉一片人微醉，岁月蹉跎被褐惆；残梦依稀朝倦叟，先生许我到商周。

中秋月饼圆

章慧敏

每逢中秋，五花八门的月饼吃过不少，渐渐淡忘的是它的滋味，始终牢记的是月饼背面的人生经历，这滋味如心中的圆月永驻心头。

在我幼年时，中秋节这天是必定要去外婆家过的。平常难得聚首的舅舅和阿姨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妹们也来了。对孩子们来说，中秋节只是个概念，有吃有玩才是最开心的。

外婆家讲究过节的习俗：晚饭后要开始祭月的仪式。大人们把客堂间的香案搬到天井里，面向月亮，然后把插着几炷香的香炉摆放在长几上。这时，月饼、苹果、红枣等食品是不能少的，这是祭品，是不允许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偷拿的。外公重视传统习俗，他把中秋节看得和春节一样重要，在他心目中，什么也阻挡不了中秋阖家团圆。全家人分吃一块月饼，寓意人和美、家兴旺。

拜祭了月亮之后，外婆切开月饼，切的份额要算准有多少人在场，保证每个人都能品尝到一块，大小也得一个样。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在中秋节时学到了应景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等诗句，之后就欢天喜地地拉兔子灯疯玩去了。这种快乐伴随了我所有的童年。

在我少年时，学校安排学生去市郊农场“学农”。那年月，市面上根本没有月饼供应。但这并不代表人们遗忘了中秋团圆的风俗。在“学农”的个把月里，农场食堂烧出的饭菜天天如同一张清苦的面孔，几乎吃不到带荤的菜肴。可中秋节那天，食堂破天荒地做了什锦馅的月饼，每个人竟分到了4个。这种幸福感让人无法用美丽的词汇来形容。

夜里，我们女生寝室里的8个姑娘吃好晚饭连赏月的浪漫也忘了，个个都钻进帐子里，细嚼慢咽起食堂出品的硬邦邦的什锦月饼，唯恐吃得快了甜蜜感会随之消失。蜜甜的月饼伴随着思念的情愫，眼泪一点一滴地溢出了眼眶。不知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顿时，女生寝室里一片哭声，这个中秋节被泪水浸透了。

在我青年时，父亲被查出胰腺癌晚期，与病魔断断续续抗争了近一年。那天，我和母亲照例在医院病房里陪伴他，已经有好几天水米不进的父亲突然开口说，他想吃月饼。

这一天正是中秋节啊。当时的我又惊又喜，重病的父亲是多么看重与亲人团聚的时光啊。我掰了一小块豆沙月饼给他，他竟然慢慢地全部吃下肚子里去了。看着他一点一点地下咽，我居然天真地以为父亲的病情有些好转了。可是，奇迹没有出现，吃过月饼的父亲很快就进入了弥留之际，两天后的阴历八月十七，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和母亲。

和父亲在病房里度过的中秋节是我们三口之家最后的一个团圆中秋，至今回想起来恍若昨日，刻骨铭心。

又到相思月圆时。如今的中秋早已有了比传统中秋节更深更广更丰富的内涵，各色月饼的制作也是越发精细了。但是，千变万化中有一种内心的仪式是雷打不动的——每当圆月升起，游子多的是一份温情，他一定感恩故乡与他乡就这么被同一轮明月和那块月饼紧紧地牵绊在一起。而团聚的亲人无一不虔诚地期盼着大家与小家的团圆与和谐。

孔雀·阿修罗明王系列之一 吴 颖

巢云诗钞（四十）

汪涌豪

因喜昂布瓦斯居处恬静口占二首寄兴

迢遥涉丘墟，徘徊意转舒。
花光匀且净，邀我结田庐。

从云懒风舆，依水可安居。
回视重台路，当风自曳裾。

卢瓦尔河流到昂布瓦斯后变得开阔而平缓。因为气候宜人，这座小城很早就吸引了查理八世来此安放他的金埃居，又让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带着儿子长久居住在这里。以后达·芬奇也来此寄居，旅途中他曾感叹『到底是谁重新点燃了这奄奄一息的火焰』，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说弗朗索瓦一世。其实，这座城市才是吸引他甘愿终老异乡的原因。直到今天，它的河边依然盛开着巨匠垂注过的鲜花，它狭窄的巷口依然充满着文艺复兴的情调。只可惜，没有多少游客会在看过瓦卢瓦王朝的行宫后停下脚步。这让偶尔到此的我得以一家独占一栋老宅，悠闲地暂驻在凝定的时间里，谛视户台花儿摇摆，静听枝头鸟儿歌唱。

刘海和发际线

崔 妍

同样是下雨，比起如泣如诉的秋雨，夏天的太阳雨总是让人心情甚好。无他，阳光带来年轻的希望而已。

就像此刻的小麦，顶着雨理发回来，亮晶晶的雨滴还挂在发梢，和15岁晶晶亮的眼睛呼应着。他对着镜子认真地看了看自己，严肃地对我说：“妈妈，这次头发理得不好，我感觉我发际线都后移了……”呵呵，你爸爸可不服了。我心里想着，嘴上对他说：“你发际线还没发育好呢！”

小孩子最大的烦恼，大概就是没有烦恼吧。恨不得从大人那里借几个过来充充门面。而如今我人到中年，却感觉世界上怎么会有“自寻烦恼”这个词啊，烦恼每天都是不请自来，还需要找吗？

就说此刻的我，正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目光所及之处，处处皆烦恼。

小麦的钢琴搬进来的时候，在地板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说是去买个底垫遮挡一下，三个月了还没时间去呢。每次一看到这个划痕，心就痛起来。

转移注意力，找本书看看吧。书房里的书太多了，结果是想拿一本书出来，比玩多米诺骨牌还要小心翼翼，一不小心，书山就坍塌了。整理书柜，也是想了好几年的事情。但是，是按照内容分类呢，还是按照胖瘦高矮，每次要动手就在这纠结中卡顿了。

算了，那出门吧。打开衣柜看到满衣柜的衣服。有些衣服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买回来的。默默地拿起一件被定义成饭后大妈散步舒适款的大白T恤，想起那句著名的话“现在缺的不是衣服，而是穿衣服的场合”，真是莫名的惆怅啊。

客厅里的烦恼再多，也是自家养的，总归是亲切可控的。而那些防不胜防、突如其来的烦恼，才叫人抓狂。

比如这把年龄，忽然换了新的岗位，要拿出高考的状态去考证书；比如终于等到孩子小升初结束，想开始旅行，妈妈却病倒了……

人到中年，最大的烦恼，是父母倒下了。脑出血后遗症的妈妈，大脑退化速度非常严重。哪怕只是几个月不见，都能感到她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弱小，越来越像小孩子。不肯吃药，不肯打针，一定要和我一起睡，每天早晨醒来，都担心我已离开。

各种治疗，各种药物，各种康复训练，妈妈也累了，我也痛了。然后终于知道，生命的进程不是你的心愿可以逆转，太多的事情，不是竭尽全力就可以改变的。和解吧，和这残酷的现实。接受了妈妈不断变成孩子的事实，我和妈妈的状态都好了很多。陪她看以前她给小麦读的绘本，陪她做20以内的加减法，搭积木，跟她一起唱歌，给她买好多好多的糖果。

不能拒绝父母的衰老，那就尽量把这过程过得温暖吧；无力改变生活的不如意，那就接受这些不如意的存在吧。大大小小的烦恼，想来就请来吧。站在中年这个当口，勇敢和强大已经变成另一个样子。它不再是掌控和改变，更多的时候，它变成了顺应和忍耐。

看着小麦还在忧心忡忡地研究自己的发际线，我默默地抹了一下从去年开始留起来的新刘海，心里对自己说：“发际线后退有什么关系呢，留个刘海就好了。”

身处危机四伏的中年，谁还没点生活智慧呢？

十日谈

人到中年

责编：殷健灵

所谓一期一会，人与事都只此一次，重要的是把握当下。